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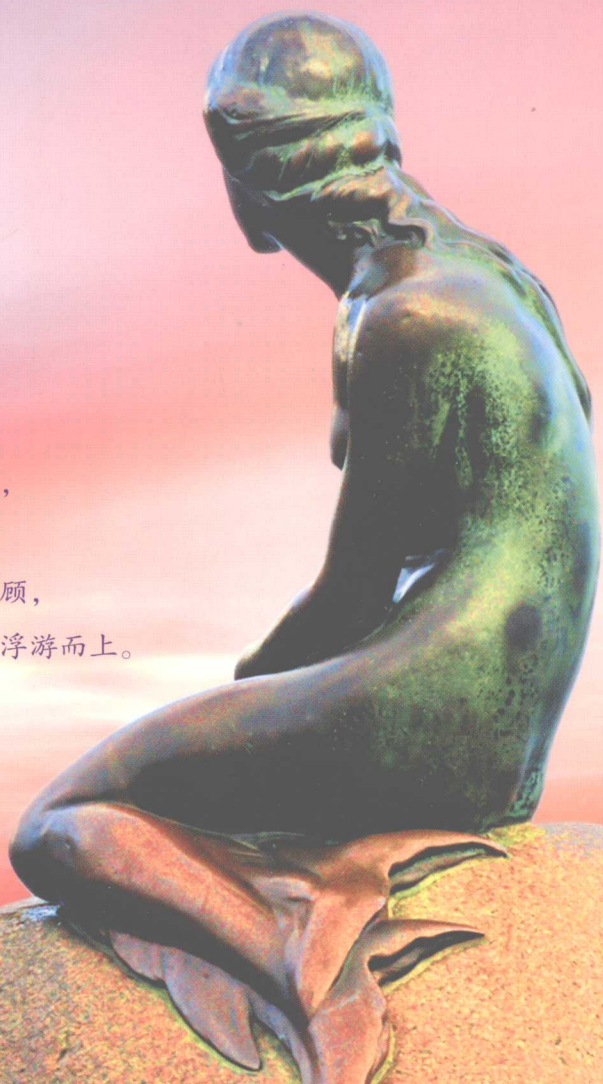
《英语世界》丛书

金圣华 著

齐向译道行

做翻译，需要有潜水人的能耐，
面对原文，先得纵身投入，
在碧海深处遨游探索，游目四顾，
待寻得宝物，又能及时抽身，浮游而上。

 商务印书馆



齐 向 译 道 行

金圣华 著

商 務 中 書 館

201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向译道行/金圣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英语世界》丛书)

ISBN 978-7-100-07513-8

I. ①齐… II. ①金… III. ①英语—翻译—文集
IV. ①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2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齐 向 译 道 行

金圣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513-8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 29.80 元

序一：无时无处不翻译

林文月

收到三民书局快递寄来金圣华教授有关翻译的新著《齐向译道行》样版时，我正在书写一篇有关利用外文资料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稿。那讲稿的题目是：《〈归鸟〉几只？》，《归鸟》是陶渊明的四言诗题目。西方汉学家 James Robert Hightower 和 Burton Watson 都曾经翻译过这首诗，但二人译笔下的鸟，却有单数与复数之别，观其译题便可知。Hightower 译为 *Homing Birds*，Watson 则译为 *The Bird Which Has Come Home*。我想透过这两种不同的英译诗，以及其他实际的英、日文翻译及学术论著，从另一个方向来作说明。有时参考外文的翻译或研究资料，会更有助于反省，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更进一步的深层的了解。事实上，过去教书时，我时常会尽可能提供学生们这方面的课外资料的。

金圣华大学时代读的是英语系，其后留学法国，多年来她担任翻译系的教授，又致力于推广翻译工作。我虽读的是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但由于生长背景而具备中、日双语能力，也实际上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两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接近，使我们在公私的场合上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

此次藉为圣华这本新书写序的机会，得以先睹为快，拜读了她这四十篇有关翻译的文章，更进一步认识了相对晤谈时她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一面。四十篇文章多为发表于《英语世界》刊物的专栏作品。大概是受到版面的规定，看得出当初执笔时篇幅须得节制，内容或有割舍，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有几个主体分为两期续撰，仍了遂心愿。

作为翻译系的教授，圣华长期在学院内主持“翻译工作坊”，认真教学，作育英才。除了理论根基，她更重视译事的实际推敲斟酌，不放过一字一句，举凡花草色彩、眉目五官，乃至篇名书名、作品氛围、文化异同，均予细究。她举出学生们的优、劣作业，分析所以，更以自身的翻译经验，及古今名家的业绩提供比对佐证，把译事的发生，以及不断的修饰过程，终至于满足定稿，或虽非十分满足却不得不暂时定稿的忧喜告诉了读者。那个读者，可能是一个有志从事翻译的年轻学子，他们

将会从这些实例中,得到谆谆善诱的良师——指点而受益匪浅。那个读者,或可能是一个也有翻译经验的同道,他们将会在书中所言及的各种细节,例如在组头韵(alliteration)的费心上,或定调前后的顾左盼右,甚至于为了一个名词而遍查《辞源》、《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中华食用植物》等片段,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

难得圣华把许多的翻译问题,用散文的方式书写出来。原先是写雅典奥运的文章,讲田径、讲刘翔、讲他的成绩,怎么忽一转就变成了讨论 morning, afternoon, nightingale? 明明是写上海的城隍庙之游,夏日炎炎,遇着阵雨,手中无伞,寻找目标,却找来“老”字的英译,该当 aged, grey with age, hoary, grey-headed 还是 white with age 呢?

大概都是因为金圣华关心翻译,喜爱翻译、乐在其中,生活里也就无时无处不翻译的缘故吧。

林之月

序二：读《齐向译道行》感言

——代序

许 钧

办公桌上放着金圣华教授写的专栏文章七十五篇，《英语世界》杂志社魏社长来说，还有五篇会陆续寄来。我等不及，一篇篇读起来，读了便放不下，边读边想，想起了金圣华笔下的人与事，想起了与金教授一起谈与翻译有关的字与义，形与神，技与道。

“齐向译道行”，我在没有读金教授的一篇篇相对独立而又相互紧密联系的文章前，一直在揣摩金教授为何要给自己在《英语世界》开的专栏起这么一个名字。读了手头的七十五篇文章后，我想我离金教授的用意应该是不远了。我在她的文章的一字一句背后，依稀读出了她的心：她的热心，她的用心和她的信心。

译道之于金教授，我想有多层含义。首先是指翻译之路，说的是翻译的事业。她写过一部书，叫《译道行》，我认真读过，我想，金圣华教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翻译之路，一辈子从事翻译事业，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组织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推动翻译事业，是因为她对翻译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对翻译有着越来越全面的理解。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12月12日，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讲座教授，她发表了一篇如今被翻译界广为称道的演讲，题目为《认识翻译真面目》。在这篇演讲中，她说：“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活动。一国或一地的人民要了解他国他地的文化，除了要学习外语，沉浸其中之外，当然唯有依赖翻译一途。”跨文化交流，翻译是必经之路。基于如此的理解，我们不难明白，金教授为何对翻译事业如此热心，为何能坚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教学岗位，“伴着中大翻译系一起成长，一起闯过无数关卡与险阻”，在艰辛的译道上一路前行，无怨无悔地献身于翻译事业。

译道之于金教授，我想还有第二种含义。多少年来，金教授对翻译不离不弃，翻译“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翻译之道，我想金教授也许还指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翻译之道，其为大道，关乎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以及“如何译”之背后

起着无形的重大作用的一切,讲的是翻译的道理。在译道的探索之中,金教授说“翻译好比做人,译道恰似人生,沿途虽然曲折迂回,崎岖不平,但山阴道上,却也时有百花争艳、千岩竞秀的旖旎风光,因而使先行者勇往直前,后来者络绎不绝。”由此,我想到了钱锺书先生谈及翻译的一段话,翻译,“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簸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金教授深知译道的艰辛,但译道通往的是跨文化的交流,是历史的奇遇,是人类灵魂的共鸣。在如人生的译道上,金教授专心思考,用心领悟,在字词的逐译中,寻找翻译之通道,小中见大,参透译事之奥妙。

于是,在翻译的重重障碍中,经她一点拨,迷雾散去,凸显一片旖旎风光;原本狭隘的翻译空间,经她一开拓,竟能“周转回旋,从容自处”。她告诉我们,翻译既然如做人,那就“必须慎言慎行,掌握分寸,方能在翻译的重重险阻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掌握好分寸,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翻译中分寸的掌握,与译者有否敏锐的语感息息相关”,怪不得她“在指导研究生的‘翻译工作坊’时,一开始就要测验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及其语域的宽广程度”。她还告诉我们,“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智性活动,讲求的是‘先入而出’。入,是指对原语的彻底了解;出,是指对译语的充分表达。入时,要与原语紧紧相守,耳鬓厮磨;出时,要对原语挥手握别,扬长而去。最忌讳的是‘入而不出’,跟原语纠缠不清,藕断丝连,把原文一些不必要、不相干的元素都拖泥带水地搬到译文来。”在金教授看来,如何摆脱原文的束缚,还包含着“如何从惯有的思维方式挣脱”的道理,不出原文,就不能在接受语新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读金教授的一篇篇文章,有不断的欣喜,有不绝的共鸣。她谈翻译的文字,说白话为常贵在应变的道理,借前辈的经验,嘱咐我们翻译时文字要点烦切忌添烦;她不惧翻译之难,探讨色彩、亲属关系、容貌、季节的翻译,举一反三,给人启迪;她谈翻译常见的毛病,在人们不经意的征兆中,一针见血,指出翻译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我知道,没有数十载的翻译经历,没有不懈的探索和思考,没有对翻译事业的热心与用情,不可能发表这样独到的见解,道出如此深刻的译理。

金教授知道,译道之行,关键在于一个“行”字,为此,她身体力行,在译道上勇往直前。她做翻译,译了包括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布迈恪的《石与影》等多部外国文学名著;她研究翻译,关注译家译事与译品,大到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价值、翻译的功能,小到一字一词的逐译,注重宏观与

微观结合,尤其提倡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反对理论与实践的隔岸相望,而主张“中流相遇”,寓理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探索理论;她教授翻译,从翻译科目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到人才培养,着眼于“译”,主张从译中求道、悟道、释道,为学生指点迷津,在学译中学做人,在跨文化交流中让翻译精神发扬光大;她推助翻译与文化事业,组织“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组织两岸四地的翻译学术研讨会,组织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种种翻译活动,因为她深知,在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交流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而翻译责任尤其重大。读金教授的《齐向译道行》,我愈发感到,为译之道,贵在于行。我愿意在余生中,紧随金教授,在译道中前行,也呼吁所有热爱翻译、关心翻译的人们,齐向译道行!



2010年7月14日于南京大学

序三：教学相长谈翻译

金圣华

“齐向译道行”原是一个专栏的名称，刊载于一本北京出版，行销各地，并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刊物《英语世界》上。

2003年，在北京跟名翻译家徐式谷先生晤面的时候，谈起了翻译的种种问题。徐先生力邀我为《英语世界》撰写翻译散文，遂于2004年1月正式开栏，此后每月一篇，刊载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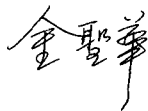
徐先生在开卷语之前，对拙栏介绍如下：

“为了帮助提高翻译水平，我们特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在本刊开设‘齐向译道行’讲座，以她多年来从事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心得，采取不同于高头讲章的随笔形式，把她的经验之谈娓娓道来。”

徐先生的美言，我固然愧不敢当，但是，拙栏的确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谈翻译，而所谈的也多半是个人的实际经验。自2004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所撰的翻译散文已超过四十篇，逾十万字，也该是结集出版的时候了。承蒙徐式谷先生惠允，更承蒙台北三民书局刘振强董事长不弃，拙文得以由信誉超卓的三民书局出版发行，并以今日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共收四十篇文章，除第二十篇《别开生面的英语词典》原载《明报月刊》之外，余皆出自《英语世界》，在此，特向杂志社孟繁六社长及徐式谷主编致以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的不断鼓励，我绝不可能在繁忙的日程中，找出时间来写下这些文字。同时，刘振强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关怀支持，也是本书得以顺利面世的动力，谨此致谢。

本书讨论的内容，有不少是多年来在课室中与研读翻译的学生交流切磋的心得，翻译之道，浩瀚无涯，能够教学相长，的确乐趣无穷。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学生以及所有喜爱翻译的朋友。



2008年1月

序四：《齐向译道行》自序

从乡间小径到通衢大道

金圣华

平生不喜做、不擅做、未及做的事，在踏上译道的行程中，却一一历遍了。

譬如说，自小不擅运动，做翻译，却必须具备跳伞员的精准，从原文进入译文，过犹不及，恰似从高空下跳，前有大海，后有高山，务必瞄准地面，方能降落在平坦绿原上。

做翻译，更需有潜水人的能耐，面对原文，先得纵身投入，在碧海深处遨游探索，游目四顾，待寻得宝物，又能及时抽身，浮游而上，以防遇溺。

小时候最怕上家政课，不喜编织，更怕刺绣。编织与刺绣都是磨人的玩意儿。编织必须一针一线，小心经营，有时出错，得拆了又织，织了又拆。谁知做翻译就像编织，必须一字一句，译了又改，改了又译，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余遍。做翻译，更像刺绣，千丝万缕，得逐线加工；浓淡深浅，须细细分辨。待作品完成后，呈现人前，虽有苦尽甘来、如释重负的感觉，但经年累月的成果，始终如织工和绣娘般为他人做嫁衣裳，在世人眼中，似乎还比不上创作者的一首小诗，一篇短文。

曾经学过钢琴、古筝与吉他，但都半途而废，一事无成。演奏乐器，除了耐性与毅力，还需慧心与巧思，方能将乐谱上的符号，化为琴弦上的音符，除了旋律、节奏，必须兼及风格、内涵，通过指间的张弛收放，传达出原曲的神髓与格局。做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

最羡慕身轻如燕的舞蹈家，每见台上、场中婆娑起舞的身影，妙曼优雅，翩若惊鸿，总明白这是千锤百炼、日积月累的功夫。正悔自己没从小习舞，入了翻译的行当，恰闻此道是“带着镣铐起舞”，译者必须举重若轻，在窄处回旋而舒展自如。

戏剧中的演员，面对林林总总的剧本，须幻化不同的角色，以千姿百态来揣摩剧中人的性格、形貌，模仿男女老少的口吻、行止；翻译时要处理各式各样的文本，应付国籍、性别、年龄、背景、才具殊异的作者，上佳的译者，岂非堪比演技精湛的性格巨星，举手投足间，需经反复磨炼，方能在演出时浑然忘我，融入化境。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在万千观众眼前，竟能绑手束足，自困箱内，再由助手反锁，沉于水中，瞬息之间，却能摆脱束缚，在大厅另一端飘然现身而气定神闲。译界高手令人钦羡的，也就是这种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出入自如、迅即摆脱掣肘的本领。

在译道上跋涉多年，可说是百味遍尝。行行复行行，竟已将近半个世纪。回首往昔，当年的译道是一条荒僻的乡间小径；环顾目前，如今的译道却已变成一条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了。

那天，迎新会上，偌大的教室，密密麻麻坐满了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的学生，正在用心聆听硕士班各位老师的课程简介。年轻听众的脸上，笑意盈盈，充满着热诚与期待。只见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洋洋，正准备携手上路，向着译道整装待发。

当年的拓荒者眼见及此，不禁在心底升起了一首歌的旋律：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

日复一日匆匆过

种子隔宿绽娇花

凝眸之间展妍姿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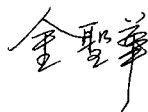
年复一年匆匆过

春去秋来四季替

笑颜泪水相交织……

(Perry Como, *The Fiddler on the Roof*)

这一条译道，不知不觉间，已默默走了大半辈子，所幸一路上喜见同道中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谨以此书，献给所有齐向译道行的朋友。



2010年9月6日

鸣 谢

首先要感谢《英语世界》的原主编徐式谷先生当初邀约我在期刊中开设专栏《齐向译道行》，承蒙他不断鼓励，我才有决心将六年来的所思所感，书之成文。其次要感谢三民书局董事长刘振强先生于2008年将拙栏的前四十篇在台北结集出版。再次感谢《英语世界》的现任主编魏令查先生邀约本书以八十篇形式，重新在北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英语世界》创刊三十周年志庆。

承蒙名翻译家林文月教授与许钧教授在百忙中先后赐序，不胜铭感。

《齐向译道行》中的所述所言，不少都由历年来的学生在课堂上、作业中提供启发，涓滴入海，汇集成流。我们喜乐与共，教学相长，在此特向众多同学致以衷心的感谢。

外子冯秋銓是本书文稿的第一读者，没有他的默默支持，静静敦促，我不可能锲而不舍地一直写下去。

傅宏美、陈妙芳、张薇女士替本书文稿打印，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序一：无时无处不翻译	林文月	v
序二：读《齐向译道行》感言	许 钧	vii
序三：教学相长谈翻译	金圣华	x
序四：《齐向译道行》自序	金圣华	xi
鸣谢		xiii

一 开卷语	1
二 小女孩与大姑娘	3
三 城隍庙前的疑惑	6
四 “咽喉红肿的潜水员”?	9
五 说“笑”容易译“笑”难	12
六 有关五官描绘的翻译问题(一)	15
七 有关五官描绘的翻译问题(二)	18
八 眉目传情与举手投足	21
九 “百味餐”还是“家常便饭”?	23
十 “被被不绝”与“的的不休”	26
十一 姐姐、娘子、爱人、夫人	29
十二 快慢与迟早	32
十三 从春天说起	35
十四 讲座、客座、教授、讲师	38
十五 书名、篇名的翻译(一)	41
十六 书名、篇名的翻译(二)	44

十七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47
十八	从郁金香说起	50
十九	修饰词的翻译问题	53
二十	别开生面的美语词典	56
二十一	钟摆的两极(一)	59
二十二	钟摆的两极(二)	62
二十三	翻译中的“点烦”与“添烦”	64
二十四	骑自行车的启发——翻译中的生与熟	67
二十五	缤纷的色彩	70
二十六	性、元、度、化、值	73
二十七	乐在其中	76
二十八	诗情与画意	79
二十九	一场公平的竞赛	83
三十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86
三十一	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89
三十二	小提琴与钢琴(一)	92
三十三	小提琴与钢琴(二)	95
三十四	从翻译的向心、离心到翻译的增与删	98
三十五	最难掌握是分寸(一)	101
三十六	最难掌握是分寸(二)	104
三十七	险中求胜、窄处回旋	107
三十八	书里与书外	110
三十九	距离感与切入点	113
四十	隔岸相望与中流相遇	116
四十一	是“连体人”,还是“孪生子”?	118
四十二	讲词的精练与重复	121
四十三	讲词的语感与气势	124
四十四	来龙与去脉	127

四十五	浓淡深浅宜细分	130
四十六	雅俗、繁简之间	133
四十七	精致与粗糙	136
四十八	创作空间的展现与开拓	139
四十九	鹭眼? 猫眼? 还是杏眼?	142
五十	错置的零件, 松脱的螺丝	145
五十一	自然流露, 返璞归真	148
五十二	《傅雷与翻译》研讨会所见略感	151
五十三	有诗情、可译诗	154
五十四	紫瓣飘落	157
五十五	银线丝丝、花瓣片片	160
五十六	蛾桥与离愁(一)	163
五十七	蛾桥与离愁(二)	166
五十八	向高克毅先生致敬	168
五十九	演讲后的观察与反思	171
六十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中译(一)	174
六十一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中译(二)	177
六十二	化虚为实最伤神	180
六十三	中庸之道与翻译	183
六十四	浅处见功夫	186
六十五	“们”不胜闷, “被”无可避(一)	189
六十六	“们”不胜闷, “被”无可避(二)	192
六十七	又一次“与王尔德拔河”	195
六十八	层次的语感	199
六十九	语气的掌握	202
七十	一点慧心, 几分巧思(一)	205
七十一	一点慧心, 几分巧思(二)	208
七十二	定调高低方知难(一)	211

七十三	定调高低方知难(二)	214
七十四	原文背后的信息	217
七十五	译圃园丁的叮咛	220
七十六	从“潮语”到“文字游戏”(一)	223
七十七	从“潮语”到“文字游戏”(二)	226
七十八	直译或意译、争来无意义(一)	229
七十九	直译或意译、争来无意义(二)	232
八十	心中、脑际、笔端	236
	金圣华教授小传	239
	读者推荐	240

— 开卷语

2002年11月，应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仁敬教授之邀，赴厦大讲学。承蒙杨教授伉俪悉心接待，当时下榻于校内安闲舒适的宾馆中。翌日晨起，在校园漫步，只见偌大的人工湖畔，每隔两三尺，便坐着一人，远望犹如栖息水湄的鹭鹭，近观则是埋头苦读的学子。而湖畔石旁，更有不少年轻学生，倚着树，对着花，在大声朗读英语篇章。当时但觉纯朴好学的氛围洋溢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光景，听说在国内其他大学，亦时常可见，难怪国内学生近年来的英语成绩会突飞猛进呢！

当天在厦大演讲完毕，有一位女学生捧着《英语世界》叫我签名。原来我在该期的刊物中，应社长徐式谷先生之邀为《识途篇》撰写了《不为什么学外语》一文，正好刊载出来。我好奇地问：“你常看《英语世界》？”她说：“是订阅的，每期都看。”这时，忽然想起徐社长告诉过我，《英语世界》是年轻朋友喜爱的刊物，每期销量可观，足见芸芸学子对学习英语的确兴趣浓厚且热情高涨。

学外语，最要紧的不是死背语法，硬记生字，而是要明白语言蕴涵的文化与精神。这样，才能确切了解他国他文，从中汲取养分，滋润本国本语的园地，使之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从事翻译工作，是学习外语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在日常环境有别异国他乡、母语充斥的社会背景之中，平时思想、表达、推理、交流等，鲜有运用外语的机会，如何从惯有的思维方式挣脱，如何与外来的文化接轨，如何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中出入自如，灵活转换，适如其分而不失偏颇，这就是一个高明的译者所应掌握的本领了。翻译时切忌生吞活剥，对号入座，如今，不少劣译充斥市场，年轻学子在坊间看多了这些似是而非、非驴非马的文字，久而久之，惨遭污染，就变得如余光中先生在《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中所说：“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却学坏了。”目前，两岸四地很多人写中文时像英文，写英文时像中文，这绝对不是所谓趋向全球一体化的可喜现象，而是学洋忘中、画虎类犬的可悲状况。要知道，文化交流绝不等同于文化靠拢。我们一方面要致力于学习外语，一方面也要好好掌握母语，外语